

血战22昼夜 歼灭敌军万余人

——云南第六十军参加台儿庄战役纪实

台儿庄

吃面条

■佚名

运河边，居住在岸上的人们好把常年在运河上使船的成为“船滑子”，意思是使船的经多见广、多谋善断、聪慧灵通，这不无道理。使船者常年在水上漂泊，经常与风浪搏击，还要经常处理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长此以往，他们身上便具有了鲜明的行业烙印。

水上行船不容易，在船上当伙计更不容易。因此，船东家在为船找伙计、请临时工时就显得尤为慎重，甚至煞费一番苦心。流传在台儿庄一带请伙计的故事，尤以“吃面条”最具代表性。

船东家需要一名上传帮忙的伙计，待找到后，并不急于决定是否留用，而是将伙计带到一家饭店，虽然只是两个人，但东家却要三大碗面条，待新请的伙计刚刚动筷时，东家却趁其不备，从碗中夹起小半碗面条，迅速往伙计的碗中放入。这时，伙计若要让东家放手，并说一些“吃不下了”、“我还刚吃”等之类的话语，那船东便会起身离去，这样的伙计不是他所中意的人。

若那伙计反应灵敏，见船东夹面而来，二话不说，迅速伸筷，将其夹来的面条当中一架，然后放在碗中，那么在吃完面条后，船东家便会带着他上船。因为在船东家看来，船上的伙计只有具备灵敏的头脑、敏捷的身手、快速的反应能力，才能在大风大浪、危急关头临危不乱，应付自如。

吃面条其实就是船东家请伙计的一次考试。

六月六小半年

■枣人

农历六月初六，枣庄民间有过小年的节日习俗。过小年着家家户户蒸馒头摆贡品，祭老天，“晒龙袍”，非常隆重。

六月六何以称小年？老人们说六月初六年即过半，麦收已储，雨夏即临，秋庄稼在地，一来庆贺麦季丰收，二是祈求风调雨顺，三者晒衣存箱，平安过夏。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只要天气晴朗，起床之后，家家户户都要翻箱倒柜，将全家人穿过的单衣、棉衣、被褥等找出来搭在庭院的绳子上暴晒。此俗称“晒龙袍”。衣服被褥经过这些天的晾晒，便可储放到衣柜里，整个雨季不再翻动，以防衣服吸潮霉变。

这天上午，人们及早到高梁地里摘来些高粱叶，用清水冲净，作为代替蒸馒头用的笼布。蒸出的馒头带有清香之味。时近中午，全家人便不再外出，妇女们洗手和面，忙蒸馒头、大包子，因而六月初六当节过。

中午，大人带小孩，在自家庭院居北放置一张桌子，摆上五色点心（麻糖、条酥、角蜜、姜丝）四色鲜果（李子、杏梅、桃、沙果）和刚下笼用火柴头沾色染有五个点的大馒头，送（烧）上一炷香，放挂鞭炮，祈盼老天保佑。供品先供老天爷享用。祭祀完毕，要由大人们从每样供品中掐下一点点，扔到供桌前，称为“破供”。“破供”之后，才能享用撒下的点心、水果和馒头。

如今，在六月初六上供烧香、磕头的人虽然很少，馒头也日日可食，但晒衣服、吃大包子过小年之风俗犹存。枣庄有些地方把六月初一，当作“小半年”，过法与六月初六大致相同。



(卢汉照片以及朱家修手写的卢汉简介)

■焦兴田 朱志东

四万将士请缨抗战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日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这首军歌，正是民族音乐家冼星海为云南六十军谱写的《六十军军歌》。

1938年4月，来自云南的六十军4万余将士，面临

受命，开赴台儿庄，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

关于云南六十军的组建，朱兆鹏展示了一本1985年出版的《云南民革》杂志，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由原六十军军长卢汉，在1966年撰写的《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的文章，详细记载了云南六十军组建时的情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祖国被日寇侵略时，

“冲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云南六十军参加台儿庄大战的记载，在朱兆鹏手中，除了父亲历次书信和1985年出版的《云南民革》杂志外，由枣庄运河文化编委会编辑出版的《枣庄战事》一书，也详细记载了云南六十军从组建、待命、参加台儿庄战役等。根据朱家修的书信以及各种文献资料，云南六十军血战台儿庄的经过如下：

从1938年3月23日到4月8日，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日军被大量歼灭，我军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阶段胜利。此后，1938年4月中旬，日军为报一箭之仇，以主力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三万余人卷土重来，企图攻下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当时在台儿庄一线防守的于学忠、汤恩伯部阻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已经向大壁岭、涛沟桥溃退，形成一个大缺口，台儿庄危在旦夕。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请求蒋介石调集驻在湖北孝感之云南六十军支

援。4月21日，六十军在卢汉的率领下，奔赴徐州，参加台儿庄战役。4月22日拂晓，就在部队纷纷向台儿庄集结时，作为六十军183师先头部队的杨宏光旅，刚行军到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带，就与日军突然遭遇，战斗就此打响。杨宏光旅尹国华营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奋战，与敌人反复肉搏，全营官兵500余人壮烈殉国。由于尹国华营的浴血奋战，为全军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对后来的整个战斗，起到很大作用。

在陈瓦房遭遇战的同时，邢家楼、五圣堂也相继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83师旅长陈钟书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头部中弹负伤，登时倒地，但仍不断大喊“冲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情景催人泪下。但由于伤势过重，当晚，便伤重牺牲了。陈钟书旅长是云南安宁人，出身贫苦，出征前就一再叮嘱妻子，“家中的一切我已做好安排，唯一的希望就是将孩子教育抚养成人，将来好为国

台儿庄战役后期，云南六十军加入其中，历时二十多天，全力以赴，浴血奋战，重创日军，伤敌万余人，以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为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在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史中，写下了光辉一页。由于种种原因，云南六十军的这段抗战历史很少被提及，但这段历史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值得永远怀念，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值得讴歌。

作为云南六十军将士的后人，原在枣庄工作的朱兆鹏，从曾担任六十军军长上尉秘书的父亲——朱家修所保留的资料、书信以及以往的谈话中，了解到云南六十军参加台儿庄大战、抵抗外侮的历史。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虽然远离抗战前线，但云南六十军的将士们，心系祖国和人民，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纷纷请缨杀敌，并于1937年“九·九”重阳节，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昆明各族群众对此举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六十军将士的亲人们，一个个眼含热泪、干叮

万嘱地前来送别出征的将士，“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场面十分感人。即将出征的将士们士气高涨，纷纷表示决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不怕流血牺牲，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10月10日，部队出发，由昆明徒步行军四十余天到达湖南常德集结待命，后到孝感、武汉整训。

禹王山位于运河东岸，在台儿庄的东南端，东北是湖山、高山，北面是邢家楼、五圣堂，可俯瞰我军全部阵地，地势极为重要。一旦失守，台儿庄就无法保卫。所以，负责禹王山阻击战的184师打得相当艰苦顽强，从4月28日起，在相持十几日的战斗中先后粉碎了日寇各式各样的进攻。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出阵地。

云南六十军在台儿庄大战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与敌军血战22个昼夜，歼灭敌军万余人，重创了日军，就连日本报纸都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跟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属罕见”。由于力量悬殊，六十军也伤亡过半，出征时的四万余人，仅剩两万多人。中上级军官伤亡也很大，旅长阵亡一人（陈钟书），负伤一人（王炳章）；团长阵亡五人（龙云阶、严家训、莫肇衡、董文英、陈浩如）；负伤四人（常子华、杨炳麟、潘朔端、钟汉光）。

英雄不会被遗忘

“多年来，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台儿庄大战的时间截止在4月8日以前，因为云南六十军是在这以后才参加战役的，所以，有关云南六十军参加台儿庄大战的战事，很少被提及，广大民众也甚少了解这段滇军抗击侵略的历史。”日前，当我们一行找到云南六十军在枣庄的后人朱兆鹏时，他说，“作为六十军中的一员，我父亲当时担任六十军军长卢汉的上尉秘书。”据朱兆鹏介绍，他父亲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毕业后又回到六十军，他1949年

修谦，写给朱兆鹏父亲的一封信。

在这封1995年10月14日回信中，侯修谦这样写道：

“您好！您所抄录的关于云南六十军在1938年5月前后在台儿庄之战的翔实材料，甚为亲切感人，有一事向您老作以说明。六十军在台儿庄之战中，战绩卓著，由于我们大战过后，他还专门给纪念馆的馆长寄去了相关资料和信件，并提出了建议和看法。在朱兆鹏整理的有关云南六十军资料里，有一封曾任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侯

大战纪念馆展室。但这段历史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六十军所担负的掩护主力撤退的功绩，世人皆知。故给您作一简单说明……”

“这段历史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讴歌。记住这段抗击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就是为了让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朱兆鹏说，他这几年，也一直致力于云南六十军相关资料的收集，以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

一个寻梦的地方

